大公報 2025年12月31日 星期三

藝術展現大公報文化抗戰史詩
原創八幕話劇《筆長城——一張報紙的抗戰》

編劇：朱海　編劇助理：趙丹　張宏遙

第三幕：淞滬戰役與南京大屠殺 血染鉛字拒降迎戰 上海：第二次閉館

△舞台一側，走出背井離鄉的廠班子，遠眺吳淞口方向……悲憤難抑，哭訴繁華之城一夜變天。

△上海說唱《淞滬祭》

金陵塔　塔各格陵

金陵寶塔血淋淋

小日本搬來海陸空

狂轟濫炸上海城

三個月　滅中華

口出狂言蝦吞鯨

全國齊動員　千里馳援軍

淞滬大會戰　寸土血染盡

△慕間曲中，二道幕投影呈現——

△慶祝侵華日軍佔領上海、進軍中華民國首都南京，東京十萬民眾遊行綵排……

△日本青年男子舉著參軍熱潮，日本婦女上街為軍屬餞放「千針帶」。

△日本青少年高唱軍國主義歌曲《拔刀歌》——

△歌聲中，日本青少年向前線歸來的傷員送鮮花……

△二道幕啟。

△日本軍部新聞室。德田身著中佐戎裝登場，躬身敬天皇肖像，接着，分別給場上人員發放《慰問袋》……這些人站在明暗處，唯一醒目的是美子。她是現場唯一的女性。

△「筆部隊」集體向天皇肖像致軍禮。

德田：各位都是當今日本文壇傑出的作家，每人都有日本國民熱愛的作品，此次軍部成立「筆部隊」，是要把各位的才華和影響力集結起來，形成日本文化戰力，為大東亞共榮圈書寫華章——從今天起，各位都將享受軍人待遇，家人享受軍屬待遇……

美子：（出列）報告，我已經是軍屬了。丈夫手塚綠敏昨天是畫家，今天是天皇的士兵，目前正在上海作戰。

△象人眸睨地一眼。

德田：美子女士，新婚一年就送丈夫上戰場，被譽為「國民之妻」，期待你能寫出更膾炙人口的作品。

美子：當聽到裕仁天皇的宣戰廣播，我就激動得流下淚來……支那一定要去，自費也要去。今天已經不是寫那些無聊的戀愛小說的時代了。這次被軍部徵召又一次讓我激動，此時此刻，我想用一首詩留住這個難忘的時刻。

△美子朗誦《兩朵櫻花——戰友之歌》（日本詩人西條八十寫於1938年侵華戰爭時期）

你和我是兩朵櫻花
早晚都要凋落
不知到那花的王國靖國神社
在那春日的枝頭
永久會合

△瞬間，現場氣氛籠罩在淡淡的憂傷中。

德田：軍部已經在神聖的靖國神社為各位辦好了手續。

美子：（驚詫）啊，我讚美靖國神社，並不意味着歸宿在那裏……德田先生，什麼時候出發？我好把手頭長篇小說盡快結束。

德田：真正的「筆部隊」早已出發，石川、火野武等作家早就自暴地奔赴中國戰場，日本文學將在這場偉大的戰爭中迸發出征服世界的光芒。

△順着德田的話語，石川和火野武舉台兩側出。

石川：「真誠地」我是以《中央公報》特派記者的身份進入南京戰場的作家，我渴望在這裏留下的作品沒有謊言、沒有隱瞞……還戰爭本來的面目，哪怕它是恐怖的、猙獰的、血腥的……

火野武：各位，你們到了二次入伍的陸軍18師團一個名叫火野武的小伍長，他可是先你們獲得了日本文學最高獎——芥川龍之介獎。他為什麼注定將驚動世界。源於他的心中有一個不可戰勝的「士兵夢」，為此他不斷入伍當兵，他的信仰是，只要不把命丟在戰場，就把夢留在文學史……

德田：（神采飛揚）出征吧，大日本帝國的「筆部隊」——

△大屏幕同步出現「筆部隊」名單。

德田：（念名單）吉川英治，岸田國士，瀧井孝作、深田久彌、北村小松、杉山平助、美子、久米正雄、白井喬二、淺野晃、小島政二郎、佐藤惣（音「總」）之助、尾崎士郎、浜本浩、佐藤春夫、川口松太郎、丹羽文雄、吉屋信子、片岡鐵兵、中谷孝雄，菊池寬、富澤有為男。特邀「筆部隊」成員：火野武，石川、藤田

△「咔嚓」一聲，首批「筆部隊」成員合影投在背景屏幕上。

△景轉1932年上海。《大公報》編輯部。

△上海《大公報》館，身台正中上方懸掛着那對蠟頭炸彈。

△張季鸞面朝觀眾，聽王芸生念稿——

王芸生：昨天是淞滬戰的第四日，大上海一面展開熱烈的民族戰爭，一面描繪淒涼的都會景象：家家商店緊閉着大門，廢天樓下轉徙着無家的流民，夜的馬路比死還靜，慘亮的路燈，照不見一個人影。一道閃電，一個轟雷，是炮聲宣逐着火線。中國的兒女，敵人已把我們拖入大時代……

△這時，實外戰道的白鴿不停落到王芸生的案前，張季鸞從白鴿腳上取下紙條，用圖釘將這些從戰地傳回的《新聞稿》釘在牆上。牆上五大板塊赫然醒目：戰時！戰鬼！戰事！戰士！

△王芸生等人按照張季鸞的指點，不停地改動排牆的稿件文字，不停地有人來摘走稿件去配版或編輯……忙碌的程度，不亞於一個戰時指揮部。

△富外飄來陣陣硝煙……

△景轉，硝煙瀰漫的淞滬戰場一隅。

△范長江的聲音：下午一點二十分，日軍向蘊店發起猛攻，我德械師第11師、14師、67師先後投入戰鬥，現在時間是下午四點五十分，陣地已成焦土，日軍遭到重創，德械師官兵傷亡過半……

△這時，一隻白鴿飛回，「轟」地一聲爆炸，陣地前霧出范長江、陸詒等人銅盔下吃驚的面孔。

△陸詒準先跳出戰壕，從地下掉起帶血的白鴿。

陸詒：完了，四隻鴿子都殉國了。接下來的稿件怎麼辦？

范長江：是啊，一小時發兩篇，報社社等着呢。要是稿件送不出去，就跟不上戰事的節奏……

△兩人急得圍轉，作為戰地記者心裏都明白，戰況緊急，向編輯部發回戰況消息刻不容緩。

陸詒：（主動請戰）地形我熟，我們的左邊是滇軍，右邊是川軍，正前方是德械師。我去找人！

△陸詒下。孟秋江、長江、東邊戰事吃緊，兩個團又沒了！

范長江：鴿子死了，稿件送不回編輯部，陸詒去找人了！

孟秋江：（突然喊）長江，你看，有個人過來了！

△兩人起身，向一角望去。只見一個滇軍士兵背着通訊設備向他們連滾帶爬地跑來。

魏大個：（氣喘吁吁上）……報告！滇軍第60軍1836師1081團2營通訊兵魏大個兒奉營長命令前來報到，因為掩體破壞晚了三小時。

范長江：趕緊把我們這個稿子發回去……電話號在稿紙上……

△魏大個衝着稿紙狂撥電話，連打幾個都不通。范長江心急如焚。

范長江：（大吼）直接給張總打電話！

△魏大個反覆撥號，終於接通電話。

范長江：喂，是我，我現在在閘北，鴿子死了，無法送回稿件，只能電話怎給你聽。

△陸詒跑來，全身衣服被炸崩，白淨的臉像個黑色公，血肉模糊。見到范長江已經說不出話來，把稿子交給范長江便一頭扎在地上：快，剛寫的，發給編輯部－范長江忙着救陸詒，將稿件交給魏大個：用剛才的號碼再撥一遍，把這個稿子發過去－快！

△魏大個：……參戰的滇軍第60軍183師1081團2營500將士全軍陣亡……1081團2營，1836師……這不是我們營嗎，我們營沒了？！（突然跳起來）營長！

△魏大個癱了一樣跪出坑道，向自己的部隊方向跑去，一發炮彈落在身旁。魏大個迅速閃過，孟秋江上前拉住他，滾到一邊。

魏大個：營長，我是魏大個——你的命令我完成了！別說我丟下了……（蹲在地上抱頭慟哭，少頃，拚命擦自己腦袋……）

△電報通訊稿再次出現在屏幕上。

△景轉移動的戰地舞台，魏大個：邊哭，一邊林浪沿着戰場收集各路軍旗：中央軍，湘軍，川軍，滇軍，桂軍，郭軍，粵軍，浙軍，東北軍，西北軍，晉綏軍……魏大個每收一面旗幟，就朝着這面旗幟的家鄉喊一聲：弟兄們，我要把你們送回家－軍旗就是你們的魂，（喃喃自語）我要把魂收起來……

△隨着魏大個悲壯的呼喊，移動舞台上一面面軍旗了起來，彈痕累累、硝煙熏黑的軍旗，講述着一顆顆逢非新聞能掩蓋的悲壯英雷……范長江、陸詒、孟秋江等人見狀，情不自禁跪下，向軍旗告別。

△浸天飄飄勸降書，伴隨着中日談判的書外音……

△范長江用「面破損的軍旗小心翼翼地包起犧牲的信鴿……硝煙再次飄來……

△景轉，硝煙退散，山西台偵鐵孔廟。

△一陣熱車聲，走下幾個官兵，其中一個士兵身上搭着一面破損的軍旗旗子。久候在此的孟秋江上前攙住他們。

孟秋江：長官，你們繳獲的日軍旗子能讓我拍張照嗎？（掏出記者證）我是《大公報》記者孟秋江。

△象人聞聲停下腳步，其中一位憨厚長者模樣的指揮員回頭看了孟秋江一眼。

憨厚指揮員：（大公報）？好啊，（跟大家介紹）記得長征走到哈達鋪，郵局裏搜出一張《大公報》，才知道陝北有個劉志丹，一條消息救了紅軍的命。

孟秋江：（不無自豪地）那是我大哥范長江寫的。

△慈厚指揮員舉起士兵將日本軍旗攤開，孟秋江拍照——

憨厚指揮員：把小鬼子的旗子倒過來。

△邊拍照邊說：這場戰鬥太解恨了！終於打了個大勝仗……請問這次殲敵多少，繳獲多少武器？我能採訪一下你們嗎？

憨厚指揮員：（哈哈大笑，擺擺手）採了，估計委員長也不讓你們登。

△笑聲中，一象指揮員送去。

孟秋江：（望着憨厚指揮員的背影）你怎麼知道委員長不讓登，憨老頭兒？這是咱八路軍總司令——朱德。

△聲衛員情不自禁正了正帽和軍帽，朝指揮員們送去的方向敬禮。

孟秋江：終於攔住了板垣征四郎——

張季鸞：誰？

范長江：八路軍115師。這是孟秋江剛發來的稿子和照片，（將稿子鄭重遞給張季鸞）你看，這是他們繳獲的日軍軍旗照片——

△象人傳閱稿件和照片，不時發出一陣陣歎呼。

張季鸞：（揚眉吐氣）揚眉吐氣！終於有人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！

王芸生：（忽然想起什麼，提醒道）這稿子……怕有麻煩。

范長江：為什麼？

張季鸞：噢……（突然反應過來）八路軍，是共產黨的部隊。

△這時，王芸生的猶豫，張季鸞的點破……引起了范長江的不滿。

范長江：張總，每天戰場上傳來的都是國軍失守、撤退、潰敗的消息，折磨着我們，痛苦着全國人民……現在好不容易勝利來了，難道我們還猶豫嗎？

張季鸞：（心中糾結）不該猶豫……可是，把平型關大捷作為國戰以來的首勝，大張旗鼓地在《大公報》登出來，他們會以為我們會掛不住臉……

范長江：不就是南京政府嗎？現在的八路軍也是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，共同組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。（順手掏出社評）你看，我還寫了社評，慶祝平型關大捷！

張季鸞：來……把稿件社評都拿來。

△張季鸞將有關平型關大捷的稿件、照片和社評擺在桌上，繞桌踱步而思……

范長江：（緊跟着張季鸞身後踱步勸說）張總，你都說了三遍揚眉吐氣，這回，有圖有文有社評，《大公報》就應該有理有據，做大報道，讓讀者……不，讓全國人民，一起揚眉吐氣！再說，我們做的是新聞，新聞就應該尊重事實，只要是勝利，無所謂領向於哪一邊……

張季鸞：（突然停步）去生，消息發頭版。長江，你寫的社評改為賀電，直接發給你的朋友。

范長江：（意外）我的朋友？

王芸生：（提醒）中國西北角——你寫過的那些朋友。

張季鸞：賀電要快，馬上就發，以報社的名義……

范長江：（一拍腦門，恍然大悟）得嘞！

△大屏幕投出《大公報》平型關大捷的原版消息……破天荒與國軍消息並列，引起巨大反響。

△延安消息：慶祝平型關大捷之《大公報》賀電，名列在海內外社會團體賀電榜首。

△緊接着《大公報》報道：1937年10月29日《八百壯士決死戰，萬千市民爭慰勞》，11月1日《閘北孤軍奉命退出》，《德械師撤往南京雨花台》……

△景回上海大公報館，入夜。

△正伏案寫社評的張季鸞，咳嗽。胡政之端藥上。

胡政之：季鸞，歇會兒，把藥喝了。

張季鸞：我這輩子喝的藥，多半是你給的，比老婆給的還多。（放下藥）喝藥躲不出詞兒，有茶嗎？

胡政之：（嘆了口氣）離開天津太匆忙，好茶都丟那兒了。隨身帶的茶葉讓你喝完了，今晚沒轍，還是以藥當茶喝了吧——

△張季鸞無奈地一飲而盡，面露苦澀……

張季鸞：早知這麼苦，還不如今早離開南京時向布雷兄要點茶呢。

胡政之：又見委員長啦？

張季鸞：……還不是為了調停的事兒……委員長說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、奉希特勒政府之命，想調解中日戰爭，誘迫國民政府簽訂南京城下之盟。

胡政之：委員長什麼態度？

張季鸞：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很苛刻，明擺着是做給國際社會看的，南京無法接受。

胡政之：日本國小而強，日本人好動而易激，偏狹而多疑，充滿着島國的劣根性。中日本可以近都相安，但由於日本侵略的國策，形成雙方對抗而不是並立的狀態。你說怎麼談？談什麼？

張季鸞：是啊，當下是日本強而中國弱，所以造成國際社會錯覺，日本忌憚中國，中國懼怕日本。

胡政之：這個社評不好寫。

張季鸞：（調侃）苦澀的社評。

胡政之：（哈哈一笑）就當是藥，喝了！

△大屏幕投出張季鸞社評及畫外音。

《最低調的和戰論》

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，中國沒有一天拒絕過調解，但始終是單向的，日本不肯。最後又發生調解的聲浪，但試問假若日本尚有萬分之一的誠意，那當然要停止進攻，然後才能說到和平調解，現在怎樣呢？這這個月來，以海陸空大軍進攻中國南北省區，其直接加諸中國的軍事的摧殘不用說了……

△景轉茶館，甲乙丙丁讀者爭先涌讀。

讀者甲：其在城市、在鄉村，在陸、在海，以飛機，以炮火殺戮我們的平民，不知道多少千，多少萬！

讀者乙：焚燒摧毀我們平民的財產，又不知道是多少億，多少兆……

讀者丙：這都不用說了，而現在一面言歡迎調解，一面慶祝進攻我首都——這可以知敵人所謂調解之意義。只是慶祝勝利後的納降。

讀者丁：其最毒者，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統政府肯接受他們領我首都後之所謂和議。因為如此則省得他製造傀儡，並且可藉我正統政府之力，以自消滅國內的抗戰精神，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……

△暗轉。大屏幕接出字幕：1937年12月12日，《朝日新聞》快訊——陶德曼調停失敗。

△「轟」地一聲。字幕：1937年12月13日，侵華日軍發起南京會戰，炮轟中華門（視頻）。

△藤田駕戰車上，瘋狂掃射（視頻）。

△硝煙瀰漫中，藤田跳下戰車，打開逆記本，寫作《戰車戰記》。

藤田：1937年12月13日早晨，中華門附近的城牆上早已天見敵兵的身影。通過中華門湧入城內的步兵們紛紛登上城牆高呼「萬歲」。但是，無論在哪支部隊都能看到用白布裹着戰友的遺骨掛在胸前的士兵。他們登上城牆，首先面對戰友的遺骨說幾句話，然後把遺骨高舉過頭頂高呼「萬歲」。他們曾經多麼想奪取南京，站在敵人首都的城牆，一遍遍地高呼「萬歲」啊——戰友們被這樣的顏望所驅使，不顧辛勞，終於堅持到了今天。

△緊接着，麻雀上的中華門傳出雷鳴般的掌聲。在一群宣撫會成員的簇擁下，德田身着着裝登上。

德田：各位在日本帝國的子民們，榮耀與勝利屬於天皇！接下來我隆重推薦著名影星、歌星李香蘭小姐，為大東亞共榮圈——日軍南京入城儀式首唱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

△象人眸睨地一眼。

△象人已把我們拖入大時代……

△王芸生等人按照張季鸞的指點，不停地改動排牆的稿件文字，不停地有人來摘走稿件去配版或編輯……忙碌的程度，不亞於一個戰時指揮部。

△富外飄來陣陣硝煙……

△景轉，硝煙瀰漫的淞滬戰場一隅。

△范長江的聲音：下午一點二十分，日軍向蘊店發起猛攻，我德械師第11師、14師、67師先後投入戰鬥，現在時間是下午四點五十分，陣地已成焦土，日軍遭到重創，德械師官兵傷亡過半……

△這時，一隻白鴿飛回，「轟」地一聲爆炸，陣地前霧出范長江、陸詒等人銅盔下吃驚的面孔。

△陸詒準先跳出戰壕，從地下掉起帶血的白鴿。

陸詒：完了，四隻鴿子都殉國了。接下來的稿件怎麼辦？

范長江：是啊，一小時發兩篇，報社社等着呢。要是稿件送不出去，就跟不上戰事的節奏……

△兩人急得圍轉，作為戰地記者心裏都明白，戰況緊急，向編輯部發回戰況消息刻不容緩。

陸詒：（主動請戰）地形我熟，我們的左邊是滇軍，右邊是川軍，正前方是德械師。我去找人！

△陸詒下。孟秋江、長江、東邊戰事吃緊，兩個團又沒了！

范長江：鴿子寫完了，東邊戰事吃緊，

△孟秋江、長江、稿子寫完了。東邊戰事吃緊，兩個團又沒了！

范長江：鴿子死了，稿件送不回編輯部，陸詒去找人了！

孟秋江：（突然喊）長江，你看，有個人過來了！

△兩人起身，向一角望去。只見一個滇軍士兵背着通訊設備向他們連滾帶爬地跑來。

魏大個：（氣喘吁吁上）……報告！滇軍第60軍1836師1081團2營通訊兵魏大個兒奉營長命令前來報到，因為掩體破壞晚了三小時。

范長江：趕緊把我們這個稿子發回去……電話號在稿紙上……

△魏大個衝着稿紙狂撥電話，連打幾個都不通。范長江心急如焚。

范長江：（大吼）直接給張總打電話！

△魏大個反覆撥號，終於接通電話。

范長江：喂，是我，我現在在閘北，鴿子死了，無法送回稿件，只能電話怎給你聽。

△陸詒跑來，全身衣服被炸崩，白淨的臉像個黑色公，血肉模糊。見到范長江已經說不出話來，把稿子交給范長江已經說不出話來，把稿子交給范長江便一頭扎在地上：快，剛寫的，發給編輯部－范長江忙着救陸詒，將稿件交給魏大個：用剛才的號碼再撥一遍，把這個稿子發過去－快！

△魏大個：……參戰的滇軍第60軍183師1081團2營500將士全軍陣亡……1081團2營，1836師……這不是我們營嗎，我們營沒了？！（突然跳起來）營長！

△魏大個癱了一樣跪出坑道，向自己的部隊方向跑去，一發炮彈落在身旁。魏大個迅速閃過，孟秋江上前拉住他，滾到一邊。

魏大個：營長，我是魏大個——你的命令我完成了！別說我丟下了……（蹲在地上抱頭慟哭，少頃，拚命擦自己腦袋……）

△電報通訊稿再次出現在屏幕上。

△景轉移動的戰地舞台，魏大個：邊哭，一邊林浪沿着戰場收集各路軍旗：中央軍，湘軍，川軍，滇軍，桂軍，郭軍，粵軍，浙軍，東北軍，西北軍，晉綏軍……魏大個每收一面旗幟，就朝着這面旗幟的家鄉喊一聲：弟兄們，我要把你們送回家－軍旗就是你們的魂，（喃喃自語）我要把魂收起來……

△隨着魏大個悲壯的呼喊，移動舞台上一面面軍旗了起來，彈痕累累、硝煙熏黑的軍旗，講述着一顆顆逢非新聞能掩蓋的悲壯英雷……范長江、陸詒、孟秋江等人見狀，情不自禁跪下，向軍旗告別。

△浸天飄飄勸降書，伴隨着中日談判的書外音……

△范長江用「面破損的軍旗小心翼翼地包起犧牲的信鴿……硝煙再次飄來……

△景轉，硝煙退散，山西台偵鐵孔廟。

△一陣熱車聲，走下幾個官兵，其中一個士兵身上搭着一面破損的軍旗旗子。久候在此的孟秋江上前攙住他們。

孟秋江：長官，你們繳獲的日軍旗子能讓我拍張照嗎？（掏出記者證）我是《大公報》記者孟秋江。

△象人聞聲停下腳步，其中一位憨厚長者模樣的指揮員回頭看了孟秋江一眼。

憨厚指揮員：（大公報）？好啊，（跟大家介紹）記得長征走到哈達鋪，郵局裏搜出一張《大公報》，才知道陝北有個劉志丹，一條消息救了紅軍的命。

孟秋江：（不無自豪地）那是我大哥范長江寫的。

△慈厚指揮員舉起士兵將日本軍旗攤開，孟秋江拍照——

憨厚指揮員：把小鬼子的旗子倒過來。

△邊拍照邊說：這場戰鬥太解恨了！終於打了個大勝仗……請問這次殲敵多少，繳獲多少武器？我能採訪一下你們嗎？

憨厚指揮員：（哈哈大笑，擺擺手）採了，估計委員長也不讓你們登。

△笑聲中，一象指揮員送去。

孟秋江：（望着憨厚指揮員的背影）你怎麼知道委員長不讓登，憨老頭兒？這是咱八路軍總司令——朱德。

△聲衛員情不自禁正了正帽和軍帽，朝指揮員們送去的方向敬禮。

孟秋江：終於攔住了板垣征四郎——

張季鸞：誰？

范長江：八路軍115師。這是孟秋江剛發來的稿子和照片，（將稿子鄭重遞給張季鸞）你看，這是他們繳獲的日軍軍旗照片——

△象人傳閱稿件和照片，不時發出一陣陣歎呼。

張季鸞：（揚眉吐氣）揚眉吐氣！終於有人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！

王芸生：（忽然想起什麼，提醒道）這稿子……怕有麻煩。

范長江：為什麼？

張季鸞：噢……（突然反應過來）八路軍，是共產黨的部隊。

△這時，王芸生的猶豫，張季鸞的點破……引起了范長江的不滿。

范長江：張總，每天戰場上傳來的都是國軍失守、撤退、潰敗的消息，折磨着我們，痛苦着全國人民……現在好不容易勝利來了，難道我們還猶豫嗎？

張季鸞：（心中糾結）不該猶豫……可是，把平型關大捷作為國戰以來的首勝，大張旗鼓地在《大公報》登出來，他們會以為我們會掛不住臉……

范長江：不就是南京政府嗎？現在的八路軍也是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，共同組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。（順手掏出社評）你看，我還寫了社評，慶祝平型關大捷！

張季鸞：來……把稿件社評都拿來。

△張季鸞將有關平型關大捷的稿件、照片和社評擺在桌上，繞桌踱步而思……

范長江：（緊跟着張季鸞身後踱步勸說）張總，你都說了三遍揚眉吐氣，這回，有圖有文有社評，《大公報》就應該有理有據，做大報道，讓讀者……不，讓全國人民，一起揚眉吐氣！再說，我們做的是新聞，新聞就應該尊重事實，只要是勝利，無所謂領向於哪一邊……

張季鸞：（突然停步）去生，消息發頭版。長江，你寫的社評改為賀電，直接發給你的朋友。

范長江：（意外）我的朋友？

王芸生：（提醒）中國西北角——你寫過的那些朋友。

張季鸞：賀電要快，馬上就發，以報社的名義……

范長江：（一拍腦門，恍然大悟）得嘞！

△大屏幕投出《大公報》平型關大捷的原版消息……破天荒與國軍消息並列，引起巨大反響。

△延安消息：慶祝平型關大捷之《大公報》賀電，名列在海內外社會團體賀電榜首。

△緊接着《大公報》報道：1937年10月29日《八百壯士決死戰，萬千市民爭慰勞》，11月1日《閘北孤軍奉命退出》，《德械師撤往南京雨花台》……

△景回上海大公報館，入夜。

△正伏案寫社評的張季鸞，咳嗽。胡政之端藥上。

胡政之：季鸞，歇會兒，把藥喝了。

張季鸞：我這輩子喝的藥，多半是你給的，比老婆給的還多。（放下藥）喝藥躲不出詞兒，有茶嗎？

胡政之：（嘆了口氣）離開天津太匆忙，好茶都丟那兒了。隨身帶的茶葉讓你喝完了，今晚沒轍，還是以藥當茶喝了吧——

△張季鸞無奈地一飲而盡，面露苦澀……

張季鸞：早知這麼苦，還不如今早離開南京時向布雷兄要點茶呢。

胡政之：又見委員長啦？

張季鸞：……還不是為了調停的事兒……委員長說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、奉希特勒政府之命，想調解中日戰爭，誘迫國民政府簽訂南京城下之盟。

胡政之：委員長什麼態度？

張季鸞：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很苛刻，明擺着是做給國際社會看的，南京無法接受。

胡政之：日本國小而強，日本人好動而易激，偏狹而多疑，充滿着島國的劣根性。中日本可以近都相安，但由於日本侵略的國策，形成雙方對抗而不是並立的狀態。你說怎麼談？談什麼？

張季鸞：是啊，當下是日本強而中國弱，所以造成國際社會錯覺，日本忌憚中國，中國懼怕日本。

胡政之：這個社評不好寫。

張季鸞：（調侃）苦澀的社評。

胡政之：（哈哈一笑）就當是藥，喝了！

△大屏幕投出張季鸞社評及畫外音。

《最低調的和戰論》

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，中國沒有一天拒絕過調解，但始終是單向的，日本不肯。最後又發生調解的聲浪，但試問假若日本尚有萬分之一的誠意，那當然要停止進攻，然後才能說到和平調解，現在怎樣呢？這這個月來，以海陸空大軍進攻中國南北省區，其直接加諸中國的軍事的摧殘不用說了……

△景轉茶館，甲乙丙丁讀者爭先涌讀。

讀者甲：其在城市、在鄉村，在陸、在海，以飛機，以炮火殺戮我們的平民，不知道多少千，多少萬！

讀者乙：焚燒摧毀我們平民的財產，又不知道是多少億，多少兆……

讀者丙：這都不用說了，而現在一面言歡迎調解，一面慶祝進攻我首都——這可以知敵人所謂調解之意義。只是慶祝勝利後的納降。

讀者丁：其最毒者，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統政府肯接受他們領我首都後之所謂和議。因為如此則省得他製造傀儡，並且可藉我正統政府之力，以自消滅國內的抗戰精神，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……

△暗轉。大屏幕接出字幕：1937年12月12日，《朝日新聞》快訊——陶德曼調停失敗。

△「轟」地一聲。字幕：1937年12月13日，侵華日軍發起南京會戰，炮轟中華門（視頻）。

△藤田駕戰車上，瘋狂掃射（視頻）。

△硝煙瀰漫中，藤田跳下戰車，打開逆記本，寫作《戰車戰記》。

藤田：1937年12月13日早晨，中華門附近的城牆上早已天見敵兵的身影。通過中華門湧入城內的步兵們紛紛登上城牆高呼「萬歲」。但是，無論在哪支部隊都能看到用白布裹着戰友的遺骨掛在胸前的士兵。他們登上城牆，首先面對戰友的遺骨說幾句話，然後把遺骨高舉過頭頂高呼「萬歲」。他們曾經多麼想奪取南京，站在敵人首都的城牆，一遍遍地高呼「萬歲」啊——戰友們被這樣的顏望所驅使，不顧辛勞，終於堅持到了今天。

△緊接着，麻雀上的中華門傳出雷鳴般的掌聲。在一群宣撫會成員的簇擁下，德田身着着裝登上。

德田：各位在日本帝國的子民們，榮耀與勝利屬於天皇！接下來我隆重推薦著名影星、歌星李香蘭小姐，為大東亞共榮圈——日軍南京入城儀式首唱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

△象人眸睨地一眼。

△象人已把我們拖入大時代……

△王芸生等人按照張季鸞的指點，不停地改動排牆的稿件文字，不停地有人來摘走稿件去配版或編輯……忙碌的程度，不亞於一個戰時指揮部。

△富外飄來陣陣硝煙……

△景轉，硝煙瀰漫的淞滬戰場一隅。

△范長江的聲音：下午一點二十分，日軍向蘊店發起猛攻，我德械師第11師、14師、67師先後投入戰鬥，現在時間是下午四點五十分，陣地已成焦土，日軍遭到重創，德械師官兵傷亡過半……

△這時，一隻白鴿飛回，「轟」地一聲爆炸，陣地前霧出范長江、陸詒等人銅盔下吃驚的面孔。

△陸詒準先跳出戰壕，從地下掉起帶血的白鴿。

陸詒：完了，四隻鴿子都殉國了。接下來的稿件怎麼辦？

范長江：是啊，一小時發兩篇，報社社等着呢。要是稿件送不出去，就跟不上戰事的節奏……

△兩人急得圍轉，作為戰地記者心裏都明白，戰況緊急，向編輯部發回戰況消息刻不容緩。

陸詒：（主動請戰）地形我熟，我們的左邊是滇軍，右邊是川軍，正前方是德械師。我去找人！

△陸詒下。孟秋江、長江、東邊戰事吃緊，兩個團又沒了！

范長江：鴿子寫完了，東邊戰事吃緊，

△孟秋江、長江、稿子寫完了。東邊戰事吃緊，兩個團又沒了！

范長江：鴿子死了，稿件送不回編輯部，陸詒去找人了！

孟秋江：（突然喊）長江，你看，有個人過來了！

△兩人起身，向一角望去。只見一個滇軍士兵背着通訊設備向他們連滾帶爬地跑來。

魏大個：（氣喘吁吁上）……報告！滇軍第60軍1836師1081團2營通訊兵魏大個兒奉營長命令前來報到，因為掩體破壞晚了三小時。

范長江：趕緊把我們這個稿子發回去……電話號在稿紙上……

△魏大個衝着稿紙狂撥電話，連打幾個都不通。范長江心急如焚。

范長江：（大吼）直接給張總打電話！

△魏大個反覆撥號，終於接通電話。

范長江：喂，是我，我現在在閘北，鴿子死了，無法送回稿件，只能電話怎給你聽。

△陸詒跑來，全身衣服被炸崩，白淨的臉像個黑色公，血肉模糊。見到范長江已經說不出話來，把稿子交給范長江已經說不出話來，把稿子交給范長江便一頭扎在地上：快，剛寫的，發給編輯部－范長江忙着救陸詒，將稿件交給魏大個：用剛才的號碼再撥一遍，把這個稿子發過去－快！

△魏大個：……參戰的滇軍第60軍183師1081團2營500將士全軍陣亡……1081團2營，1836師……這不是我們營嗎，我們營沒了？！（突然跳起來）營長！

△魏大個癱了一樣跪出坑道，向自己的部隊方向跑去，一發炮彈落在身旁。魏大個迅速閃過，孟秋江上前拉住他，滾到一邊。

魏大個：營長，我是魏大個——你的命令我完成了！別說我丟下了……（蹲在地上抱頭慟哭，少頃，拚命擦自己腦袋……）

△電報通訊稿再次出現在屏幕上。

△景轉移動的戰地舞台，魏大個：邊哭，一邊林浪沿着戰場收集各路軍旗：中央軍，湘軍，川軍，滇軍，桂軍，郭軍，粵軍，浙軍，東北軍，西北軍，晉綏軍……魏大個每收一面旗幟，就朝着這面旗幟的家鄉喊一聲：弟兄們，我要把你們送回家－軍旗就是你們的魂，（喃喃自語）我要把魂收起來……

△隨着魏大個悲壯的呼喊，移動舞台上一面面軍旗了起來，彈痕累累、硝煙熏黑的軍旗，講述着一顆顆逢非新聞能掩蓋的悲壯英雷……范長江、陸詒、孟秋江等人見狀，情不自禁跪下，向軍旗告別。

△浸天飄飄勸降書，伴隨着中日談判的書外音……

△范長江用「面破損的軍旗小心翼翼地包起犧牲的信鴿……硝煙再次飄來……

△景轉，硝煙退散，山西台偵鐵孔廟。

△一陣熱車聲，走下幾個官兵，其中一個士兵身上搭着一面破損的軍旗旗子。久候在此的孟秋江上前攙住他們。

孟秋江：長官，你們繳獲的日軍旗子能讓我拍張照嗎？（掏出記者證）我是《大公報》記者孟秋江。

△象人聞聲停下腳步，其中一位憨厚長者模樣的指揮員回頭看了孟秋江一眼。

憨厚指揮員：（大公報）？好啊，（跟大家介紹）記得長征走到哈達鋪，郵局裏搜出一張《大公報》，才知道陝北有個劉志丹，一條消息救了紅軍的命。

孟秋江：（不無自豪地）那是我大哥范長江寫的。

△慈厚指揮員舉起士兵將日本軍旗攤開，孟秋江拍照——

憨厚指揮員：把小鬼子的旗子倒過來。

△邊拍照邊說：這場戰鬥太解恨了！終於打了個大勝仗……請問這次殲敵多少，繳獲多少武器？我能採訪一下你們嗎？

憨厚指揮員：（哈哈大笑，擺擺手）採了，估計委員長也不讓你們登。

△笑聲中，一象指揮員送去。

孟秋江：（望着憨厚指揮員的背影）你怎麼知道委員長不讓登，憨老頭兒？這是咱八路軍總司令——朱德。

△聲衛員情不自禁正了正帽和軍帽，朝指揮員們送去的方向敬禮。

孟秋江：終於攔住了板垣征四郎——

張季鸞：誰？

范長江：八路軍115師。這是孟秋江剛發來的稿子和照片，（將稿子鄭重遞給張季鸞）你看，這是他們繳獲的日軍軍旗照片——

△象人傳閱稿件和照片，不時發出一陣陣歎呼。

張季鸞：（揚眉吐氣）揚眉吐氣！終於有人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！

王芸生：（忽然想起什麼，提醒道）這稿子……怕有麻煩。

范長江：為什麼？

張季鸞：噢……（突然反應過來）八路軍，是共產黨的部隊。

△這時，王芸生的猶豫，張季鸞的點破……引起了范長江的不滿。

范長江：張總，每天戰場上傳來的都是國軍失守、撤退、潰敗的消息，折磨着我們，痛苦着全國人民……現在好不容易勝利來了，難道我們還猶豫嗎？

張季鸞：（心中糾結）不該猶豫……可是，把平型關大捷作為國戰以來的首勝，大張旗鼓地在《大公報》登出來，他們會以為我們會掛不住臉……

范長江：不就是南京政府嗎？現在的八路軍也是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，共同組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。（順手掏出社評）你看，我還寫了社評，慶祝平型關大捷！

張季鸞：來……把稿件社評都拿來。

△張季鸞將有關平型關大捷的稿件、照片和社評擺在桌上，繞桌踱步而思……

范長江：（緊跟着張季鸞身後踱步勸說）張總，你都說了三遍揚眉吐氣，這回，有圖有文有社評，《大公報》就應該有理有據，做大報道，讓讀者……不，讓全國人民，一起揚眉吐氣！再說，我們做的是新聞，新聞就應該尊重事實，只要是勝利，無所謂領向於哪一邊……

張季鸞：（突然停步）去生，消息發頭版。長江，你寫的社評改為賀電，直接發給你的朋友。

范長江：（意外）我的朋友？

王芸生：（提醒）中國西北角——你寫過的那些朋友。

張季鸞：賀電要快，馬上就發，以報社的名義……

范長江：（一拍腦門，恍然大悟）得嘞！

△大屏幕投出《大公報》平型關大捷的原版消息……破天荒與國軍消息並列，引起巨大反響。

△延安消息：慶祝平型關大捷之《大公報》賀電，名列在海內外社會團體賀電榜首。

△緊接着《大公報》報道：1937年10月29日《八百壯士決死戰，萬千市民爭慰勞》，11月1日《閘北孤軍奉命退出》，《德械師撤往南京雨花台》……

△景回上海大公報館，入夜。

△正伏案寫社評的張季鸞，咳嗽。胡政之端藥上。

胡政之：季鸞，歇會兒，把藥喝了。

張季鸞：我這輩子喝的藥，多半是你給的，比老婆給的還多。（放下藥）喝藥躲不出詞兒，有茶嗎？

胡政之：（嘆了口氣）離開天津太匆忙，好茶都丟那兒了。隨身帶的茶葉讓你喝完了，今晚沒轍，還是以藥當茶喝了吧——

△張季鸞無奈地一飲而盡，面露苦澀……

張季鸞：早知這麼苦，還不如今早離開南京時向布雷兄要點茶呢。

胡政之：又見委員長啦？

張季鸞：……還不是為了調停的事兒……委員長說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、奉希特勒政府之命，想調解中日戰爭，誘迫國民政府簽訂南京城下之盟。

胡政之：委員長什麼態度？

張季鸞：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很苛刻，明擺着是做給國際社會看的，南京無法接受。

胡政之